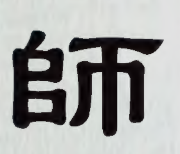


律

師律卷之四目錄

足食第四

目錄終

師律卷之四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足食 小序

鼂錯曰吾人一日不再食即慈父不能有其子故洪範八政食貨居先古人知足食之難寓之於農使官無供邉之勞國無養兵之費久安長治有繇然也後世惟唐之府兵差近近古我

朝屯田誠倣其制嘗考紅牌事例大都各衛軍人七分屯種三分城操月糧十

二石外餘米上倉以給城操者是十人之田
養十五人也自屯種漸廢而因地徵糧百畝
及給於軍則人十二石是二十人之田方養
十人也於是田乃不足借支民糧又不足復
爲折色名雖折支實乾沒之矣折色行而軍
始貧糧借而民始困侵侔欺隱之弊百孔齊
出一切軍餉不得不仰給於　內帑頃又邊
防不戒盜賊橫生司計告匱請乞頻仍日夜
商足用之策而坐派加派權宜於商稅贓罰

寺產事例之開、所以搜括之者、亦既罔有遺、術、然終不得其措處之地、取之於官、則所在倉庫已竭、取之於民、則百姓膏血悉枯、民窮勢蹙、計乃無聊、盜賊竊發、患可勝言哉、先臣張居正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未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其用、自足。唐陸贄亦曰、生財之豐歉在天、用財之多寡在人。節之雖虛必盈。不節雖盈必竭。合而觀之、則舍樽節以外、似未有理財實着矣、則講墾田以開財

不特人民鮮少而用度常省

源求撙節以塞財流。庶幾不失　高皇帝創法深意、或足食一籌乎

墾拋荒

國初離亂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平既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供養自然不足、今惟有盡闢地利以資生養、法尚可行、方今地窄之處、貧民至無地可耕。而江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日建言欲命官勸農開墾荒地、其意良善、但召集開地之

人類多貧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闊新
集之民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
具種子可用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
雖設有勸農之官終無成效故設官勸農非假
以事權則無以使之行其志非齊以賞罰則不
能使之盡其心宜 勅該部選擇通知農務之
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 勅書令其查撥本處
丁多田少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或起取狹鄉
無地之人凡室廬農器種子賑給俱動支官錢

老人恐然不若劉晏之用士人

處置。仍兼管詞訟所收紙贖。聽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便賞勞。三年之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逃移逋欠糧額。官量陞轉。仍留勸農。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超與陞授。否者量行責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闢。三年之間地闢而糧完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官肯盡心。民肯盡力。地利盡辟。非惟生齒之蕃。得有所養。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資矣。

招流移

淮鳳之間，地廣人稀，一望數十里皆紅蓼黃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天澤不時，非旱則澇，蓋雨多則橫潦瀰漫，無處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所取資，以是饑饉頻仍，窘迫逃亡，人烟日稀，曠土益廣，此地界連蕭碭汝潁，皆多盜之區，逋逃之藪，積久不無隱憂，宜得專官，教民稼穡，招撫流移，在世廟中業曾專設都御史王璣，時值大水浸淫，功不及施，輒復報

罷然關係生民安危匪止生財而已合於淮鳳二府特設一僉事擇實心幹濟者畀之專勅給以關防住劄適中州縣撫按同心重其事各道不得侵其權有司勢豪不得撓其法假以歲月不責近功開一項即一項之利招一民即一民之安三年果有成績進秩而不遷再考再進秩久且超遷之其所轄有司即以開墾地土招來人民多寡爲殿最亦各久任超遷如是十年不增庶富之效無是理也專官之責其效在廣

開溝洫夫水土不平。詳審無以施力。必先廣量地勢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之水。開濬渠以束横潦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通行偏小之村亦增卑以成徑惟欲於道傍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繇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豬畜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漑高者麥低者稻平衍地多則木綿桑枲皆得隨宜樹藝土木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夫良民忍棄鄉土止

北之京東開墾水田尤易爲力此亟宜行之良策也

爲無食耕種宿逋追併其勢必不能安其居也今地既開闢夏秋有收不愁無食鼓動其懷歸之心將受廛爲氓之恐後各該有司寬慰而安插之量撥地土處給牛種不得責其逋負量寬二三年俟其志定業熟然後起科又或招致江南客戶或勸諭本土地鄰或審擬徒夫無力者令供役開濬有力者出貲給食皆僉事可得專行其餘未盡事宜悉聽其酌量區畫或有窒礙難行事干題奏者議擬停當徑自請 旨施行

旣無掣肘之虞。民心莫不歸向。而展布無難矣。
庶幾開無窮之利於根本之地。消意外之虞於
未萌之先。鼓動四方。務本力田之風。實化導民
生之一機也。

明太祖曾徙民墾之矣曾以罪人墾之免當時法在久行定
無窮餘之弊至今荒地多荒利之不足也

屯田

屯田之策三曰飭舊屯曰廣新屯曰制邊屯昔漢屯數郡宋屯數路而國朝隨衛以置屯蓋唐人隙地營田之遺法漢屯以兵唐屯以民而國朝分軍以為屯蓋魏人且守之遺意兵食其力官課其餘而餘丁復以差受田立法之初甚精承平日久則丁多而屯廣行之百年舉天下之屯糧足廩天下之兵而民賦惟備用焉耳豈知食久而愈廢絲毫以上悉仰縣官是勢有必

民間也私皆人中相謂向屯地宜知其也不得與民混斯可久之制矣

至而理有固然矣屯者軍田乃混民而遠軍則藉民以耕者勢也再傳而值孤幼因而沒之者亦勢也民賦輕而易辦民猶有因賦鬻田者屯租獨重而壞無則則質田以輸者勢也再傳而值孤幼因而失之者亦勢也善治者審其勢而救其失履畝較則以易民產而歸之於一處衛於此則屯於此也一屯六石不廢成額而瘠者增其畝田愈瘠則畝愈增也合而近則民不得侵而因得關其墾瘠者增則雖不廢[illegible]而至

貸於民。此謂聚人之力，而不違地之宜。非所以飭天下之舊屯乎。魏屯淮許，唐較肥瘠，用此策也。舊屯飭，則新屯因可知矣。夫天下固有可耕之地而無人，亦有可耕之人而無地者，以此相濟，而或有不願者，上之急於稅也。必布大信於天下，借此墾彼，而免之稅，俟其有成，籍為屯軍，而盡蠲其戶役，則人孰不樂於耕哉。軍則足兵，耕則足食。無事教閱，有事征發，而坐食之卒，可省其半矣。此謂盡地之力，而不盡人之利。非所

以廣天下之新屯乎。 文皇帝詔官員軍餘、願耕者任其耕、永不起科、用此策也、新屯廣、則邊屯因可制矣、夫今塞下之地、非井田之遺墟、則名將之故屯、鹽商之舊耕也、然絶人烟而多虜虞、出內帑、具牛種、可暫而不可久、遠斥堠、布遊騎、可避而不可御、故必以名籠天下、而 國家受其實利。官也、軍也、民也、力能田者示之賞格。使櫛比而趨事。溝塗衍野。封植曠原。千里聯絡、以寓大順之險。而坐制胡馬之馳驅。差田世爵。

雖侯伯不斬也官不制祿使之自食其入臣不徵租使之自固其守夫其始也利在爵則耕之必力逮其終也利在田則守之必固可以省戍卒減饋運壯邊防立天險行之數年塞下之粟必賤因以太倉之銀立爲常平之糴而米珠草桂不患矣夫邊非難於銀難於粟今以井田爲屯田而寓封建於井田此謂借人之力而不失地之險非所以制天下之邊屯乎虞集墾田之議吳玠天水之屯用此策也三策舉而兵食足

矣、然亦顧用之者何如耳、倘令偏者執己之見、嫉者忌人之功、即屯政旦夕可舉矣、

義倉

洪武初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四倉、官爲糴穀收貯、以備賑濟、就責本地年高篤實人民管理、葢次災則賑糶、其費小、極災則賑濟、其費大、曰賑濟、則賑糶在其中矣、賑糶卽常平法也。歲久法湮、各州縣僅存城内預備一倉、其餘鄉社倉盡亡之矣、葢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則救荒之政、誠當急講、顧既荒而賑救之也難、未荒而預備之也易、今之談荒政者、不越二端、曰義倉、曰

社倉此預備而斂散者也曰平糶曰常平此預備而糶糶者也昔魏李悝平糶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欲爲生民常久之計則常平倉斷乎當復者令各屬縣備查四鄉有倉者因之有而廢者修之無者各於東西南北適中水陸通達人烟輳集高阜去處官爲各立寬大堅固常平倉一所倉

通抑料擾貧民

基約四畝合用工料查發贓罰并該府縣查處無碍官銀輳合陸續備辦建造每歲將守巡道及府縣所理罪犯紙贖實將一半糴穀入倉或查有廢寺田產及無碍官銀聽其隨官糴買又或民願入穀者一如 祖宗已行之法一千五百石請 勅獎為義民三百石以上勒石題名或如近日救荒之令二百石以上給與冠帶五十石以上給與旌扁大約每鄉一倉上縣糴穀五千石中縣糴穀四千石下縣糴穀三千石各

未沾惠而富民先貧此良法之所以行之故

實之不許逼抑科擾平民各擇近倉殷富篤實居民二名掌管免其雜差准其開耗每收穀一百石待後發糶之時每名准與平糶三石二石共糶六石以酬其勞糶荒即換掌管勿使重役城中預備倉照常造送查盤四鄉常平倉免送查盤止於年終各倉經管居民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撒數目用竹紙小冊開報該縣縣將四倉類冊申送各院并布政司及道府查考凡收糶俱該縣掌印官或委賢能佐貳官監督不

亦須縣官嚴一查之

許濫委滋弊穀到用該縣原發較勘平准斛斗收量明白暫貯別所積至百石以上方許稟官一收如有臨收留難及未收虛出倉收既收侵盜私用冒借虧欠等弊查追完足各縣徑自從輕發落其有侵冒至百石者通詳定奪每歲秋冬之交本道或該府掌印官糧官單車閒一巡視以防掌印官之治名而不治實者每除無饑小饑之年不糶外或值中饑大饑四鄉倉人役稟官監糶另委富民數名用官較平等收銀

斟[illegible][illegible]細[illegible][illegible]多在[illegible]貧者設誠而力行之

其放糶一節當與四隣保甲之法並行如該鄉穀多即糴穀一日保甲一週穀少則糶穀分為二三日或四五日保甲一週務使該鄉積貯之穀數可待饑民冬春之糴數方善四鄉不能盡同各宜審量行之大率賑糶與賑濟不同不必分甲尋貧民而審別之以多寡其穀數如一甲應糴五斗或一石或二石則甲甲皆同惟以穀攤人不因人增[illegible][illegible]穀分甲一時亦同[illegible]平易簡不[illegible][illegible]時中十[illegible][illegible]糴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

下排下

二人。每人糴不過一斗。此荒年賑糴之大較也
每鄉除無災都保不開外。先期將有災保甲。派
定次序分定月日。某日糴某保某甲。某日糴某
保某甲先日出令保正副公衆貧民至期令其
持價糴買。如富者混買連坐保甲。仍行宋張詠
賑蜀之法。一家犯罪十家皆坐。不得糴中饑糴
倉穀之半大饑糴倉穀之全。俱照原糴價銀。出
糴不可加增。寧減之。大約減荒年市價三分之
一方可壓下穀價不致騰湧。或倉穀糴盡。而民

此法嘔灕心血矣

饑未已則慎選殷實有才有行之人持所糴之穀本赴有收去處循環糴糶源源而來民自無饑救荒有功員役分別奬賞此葢儲困社倉之法而糴用平常之意者也四鄉糴完即將穀價送官聽掌印官於秋成之日就近各選殷實人戶領銀盡數照時價糴穀雖牙脚等費晒揚等耗與造冊紙張工食等項俱准開銷其穀晒揚乾潔官監上倉如法安置仍總計糴穀正銀并牙脚折耗等費每石約共銀若干報官貯冊以

爲日後出糶張本官不得將銀貯庫過冬致高穀價難買如穀賤不糴責有所歸是食不設於空僻去處者恐荒年盜起是齎之粮也穀不謙於蠹使查盤者恐委盤問罪是遺之害也行平糶之政而不用稱貸取息之法者恐出納追呼蹈青苗法之擾民也益社倉之法立則以時歛散[illegible]若不得取重息而貧民沾惠於一歲之中常平之法立則減價糶賣富者不得騰高價而貧民受賜於數十年後大饑之日昔蘇文忠公

自謂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劄饑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有依條將常平斛斗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結納煩費、但將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此前賢已試之法、故曰常平法斷當復也。蓋藏之計、寧廣毋狹。寧質毋文。毋惜小費。毋慾近功。在實心任事者、觀當如理家。視饑民真如視兒

孫之饑而毋傳舍視之誠千古不易之良規矣

水利

夫雨暘在天而時其蓄洩以待旱潦者人也乃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于天以幸其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饑耳此可以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其利一也神京財賦取給東南惟興水利而西北儲蓄近取常給視東南為外府可也中人之治生必有附郭常稔之田始可以安土而無饑乃國家全盛之勢據上流以控六合獨待哺於東南近

廢可耕之田遠資難繼之餉豈計之全哉迄運蚤而積久儲蓄信有頼矣然運蚤而收之不汲其熟有浥損之患久積而散之恒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既興則田疇之間要皆倉庾之積其利二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國計所頼欲暫紓之而未能也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先則改折之法可行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獲甦其利三也昔禹播河

入海而溝洫之修尤盡力焉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而不以助河之虐河之無患溝洫其本也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而河患種種矣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泌伊洛瀍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經縣一溝一澮可以停注壙野洪流盡入諸川諸川其勢自殺而諸川又徐入於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則其性自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

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為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氾溢於諸川則並河居民得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彌矣其利四也古人之畫地而國也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既順土而宜民亦設險而禦侮也今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使溝澮盡舉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樹以榆柳棗栗既資民用又可以設伏而避敵其利五也往者劉六劉七之亂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遊惰歸之

近畿順保河府水田開

也。蓋業農者廢其田里。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於為亂。今西北之境。土曠而民游。識者常惴惴焉。誠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游民有所歸。消禦彌亂。深且遠矣。其利六也。東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苦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乃西北蓬蒿之野。常疾耕而不能徧。蘇子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其不均固如此也。今若招撫南人。修水利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矣。其利七也。東南多漏役之民。

墾額廣不可據爲左驗乎

而西北惟重繇之苦則以南之賦繁而役減北之賦省而繇重也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北繇可輕其利八也沿邊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益有數頃之田困於一商遂棄業以他從其有曲避轉輸之苦者則私以折色免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即承平勿論設有烽警何以待之惟近邊田墾轉輸不煩其利九也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占久則難稽矣然亦不必稽也西北非無田之爲患而不墾之爲患

彼既墾而熟矣。何必歸官始爲國家之利哉。惟自其荒蕪不理者召募墾之。則新屯固種種也。兵之壯悍者既心耻於負鋤。而其羸弱者又力疲於荷戈。驅兵爲農。勢固難行。惟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則心安而力奮。屯政無不舉矣。今天下浮戶依富家以爲佃客者何限。募而集之可立致也。募農以修水利。修水利以舉屯政。其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不得已而有募軍。則居行給餉。爲費不貲。又不得已而有班軍。則春

○此策賦○宜再商

秋遍徙疲于奔命又不得已而按籍勾補解檄方登迯亡旋報閭閻重困行伍又虛若近塞水利既修屯政大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兵足可以省遠募之費可以蘇班戍之勞可以停勾補之苦其利十有一也宗祿勢將難繼咸切憂之而莫肯任其議世有勇於建議者則曰裁其祿弛其禁而已夫不資之以謀生而徒曰裁其祿則饑寒者孰恤不定之以安居而徒曰弛其禁則流離者孰倚歟 聖天子睦族屢覲之仁必

不忍其至是也昔范文正以兩府祿入尚能廣義田以廩族人矧以 國家之大而不能俾天潢之派皆飽食而安居乎今西北之地曠土彌望於其間擇人所棄者官爲墾闢分井而田如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授田若干使得安居而食其土其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蓋旣授之以田開其治生之端彼知田不再授則皆及其始授之時勤儉明農於其間以歲食之餘漸墾田而擴產爲長子孫之計其雄桀者不失爲富家

翁卽庸拙者亦可以依田力穡其與坐食多餒散處失所者相去遠矣其利十有二也古者以井畫地度地居民比閭族黨井自爲界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多得一介之民民與地適相均也今通都大邑之民接踵肩摩而爭繁習靡多梗化而敗俗其爭少習朴者惟寥廓之鄉爲然今若畫井居民裒益其多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敎化可興而俗尚自美其利十有四也自西歷東如寄雲燃之

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瀆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遷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鉄廠湧珠湖以下至蘇蒙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滦河、又蚕姑

廟湧泉成河與滦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清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爲闢其蕪

而收其利不難也至於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
爲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鞠爲茂草乎至於瀕
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
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
八十里皆隷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
等令萑葦彌望而繫名於勢族然葦之利微即
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
之則利十倍於葦即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
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

遠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由之地汵豐潤實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無當致力者乎葢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於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夫事有小用則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宜小則窘而難布茲其試

詳透

之一井。究之天下而無不利者。事有旦夕計功。而遠猷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覩。茲其暫之歲收。久之永賴。而無不利者。特端之於京東數處。因而推之西北。一歲開其始。十年究其成。而萬世席其利矣。古昔盛時、列國分布、畫井而田、畎達於溝、溝達於洫、洫達於澮、澮達於川、縱橫因其地勢、以取利於水、今西北、皆其故疆也、豈古以爲利、而今以爲害乎、且東南之民、爭涓流於尺寸之間、何者彼固利之也謂水利于南而

獨爲北害此必無之理也南方之民披簑而耕抱濕而穫葢恒與雨相値也長夏苗將立槁盼盼焉以一沾濡爲快迺西北之雨多於長夏而耕穫之時少雨其易于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泛稍一疏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轆水於數仭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于郊原竭人力以資灌漑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甽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仭而已未有如東南轆水

於數仞之深者至如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
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於西北尤爲易易也東
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於東南也遠海
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
彰矣柰何目爲萑葦之場而棄之不田乎然水
利修廢繫於人之聚散而旋轉之機上實握之
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
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溉舃鹵
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强至漢文

翁溉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經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富饒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為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于列國水之為利也宏魏秦國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興其利水之為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

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旣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於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於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荊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攜南

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繇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繇哉今西北生齒日漸繁夥而東南之民爭附於轂轂之下誠勞來安集於其間則民聚而利無不興矣即畫井而溝洫之亦不難也

鹽政

先臣霍韜有言、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蓋自齊管仲以煑海收鹽利、而漢法肇開、桑弘羊劉晏輩、率用是以助軍興、迨宋景祐後、西師起、募商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予券以所在鹽給價、而鹽法邊儲、遂相表裏、 本朝以鹽課給邊糧餉、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振民、所關筭國甚重、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兩浙、兩淮、福建、山東、河東、長蘆、提舉司者七、廣東、海北、四川、雲南、黑鹽井、白

鹽井、安寧鹽井、五井、而鹽課司不與焉。統計大小引目凡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輸各鎮銀三十萬有奇。課額莫多於淮。次浙。次長蘆、山東。次福廣。又次河東。歲終。若轉運提舉司各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計。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界。合用引目。各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險易。為之則。給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行支鹽如目。而嚴私外

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重者鹽。發賣已。即所在退引還官。而僞造引目及勢要挾中者。法無赦。其煎辦竈丁。以附近殷實戶擬充。優雜泛差。令歲供額課。諸法令犂然具。而淮浙河東。則歲遣御史巡行提督之。誠重之也。洪武中。定鹽一引納銀八分。至永樂。令商自輸邊。每引上粟二斗五升。當是時。內地大賈。爭赴九邊。墾田積粟。以便開中。朝中暮支。

法至良

價平息倍商樂轉輸之利邊無飛輓之勞士飽
馬騰緩急有備歲引初無定額已而遂有常股
存積之設常股七分歲支以爲常而存積三分
積鹽在場以待塞下之急增價開中越次放支
于是常股有守候數十年不得支者業令改令
得並支顧往皆資主客兵餉從邊庾受務不令
徑納銀鹺司也納銀鹺司自弘治初司農葉淇
始淇淮人爲淮商地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
徑請增額准收折色徑于運司上納商便而課

以香火私情而壞百世良法可

增上下交利報可於是每引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無見鹽許本場買補西北商自是胥內徙便轉販而邊計實肇壞于此今正引雖仍赴邊中餘課悉如淇議矣邊例報中兩淮為主兩浙長蘆山東搭配淮歲中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嘉靖間酌議各邊定價一引五錢甘肅孤遠減為四錢五分遼東本折相兼而延寧宣大固原薊州山西神池堡等邊皆本色每引支正鹽二百零五觔正支外聽商收買

痛切殊甚主計者胡不深思爲國家忠計乎

餘鹽三百五十觔上運司銀每引淮南七錢淮北五錢夫一引所輸邊曾幾何而倒得倍收餘鹽內商挾輕貲不越户而罟厚息誰復衝寒冒險走窮邊開中也者邇來邊引匯近塞諸商莫肯報中各邊歲一淸商籍主餉計臣董厥事又往往爲權貴强有力挈其肘詭名請託占窩轉賣商人不藉手于彼即無繇中納于此故廉賈滋弊而報中日少邊商業開中艱難矣又苦守支勞不得不賣引於內商內商乘其急故抑勒

支東給西一時掣且支吾而大許遂壞

減若直利歸豪家。困積引目無算。邊商日益困。不應募往者。引目未增。掣消無阻。自嘉靖三十二年邊事告急。議開工本鹽。歲三十五萬引。垂十四年不變。夫畫地行鹽。地非加廣也。且又割江廣八府予廣東。割南陽諸州縣予河東。而引額日增。至於今。邊外且塞閣以四百萬計矣。邊商業病積引。利在速掣。額什九不能自鬻河鹽。而一聽內商制盈縮。內商慣居積權子母。又利在少掣。少掣則價自增。往往與水商比周作姦

揹敝甚恐

或不截引角私行夾帶或乘乏堅糴倍取厚利
且如淮南歲例行八单今止六单矣儀眞掣鹽
所四季四掣今止兩掣矣發賣小包例僅八觔
例價六分有奇甚且私擡至三錢許矣往留都
差院部二臣石灰山關盤詰私鹽巻堆鹽既掣
分爲小包皆經數年滷去已凈惟私販旋綑者
包底滲滷必濕易辨自二臣罷差獘益滋甚而
强販百艘横行從呂四安豐等場出港揚帆直
越瓜儀隨地折綑錢神所通上下蒙蔽哥吏爽

能鈐。巡徼不復問。非法也。又其甚。則若府衛縣巡司捕鹽兵快。復且黑夜乘舟。收買船户地主所偷爬商鹽及竈户私鹽。窩囤零發。而身為盜主矣。又其甚。則若應天府屬。額食淮鹽四萬一千八百四十五引。復且為奸徒越江收買水商解鹽棄包。至石灰山下。燒灰淋滷。擅行煎販者所侵占。而官引國課。秖若弁髦矣。夫治鹽猶治水也。上流日湧。下流不疏。欲水無氾濫。胡可得也。私鹽不除。官鹽不行。欲引無積滯。胡可得也

剏今賫小竊柄又復奏行新引歲增八萬九邊不獲資供輸運司不獲充歲課朝從中貴人納銀受劵而暮即支掣弊滋大昔孝宗朝學士李東陽對上極言皇親王府及内臣奏討之弊云奏討之内又有夾帶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嗟乎害可勝道哉淮鹽所繇阻壞大槪若此若浙則稍稍異浙額引凡四十四萬四千七百有零邊餉報中每引費不盈二錢其運司價若直曾不關鹽而領庫價踰年乃給始二錢已復

撥領一錢八分二錢者竈丁歲所徵輸之課名
踹商銀一錢八分者出自買引內商名引價內
商業得引復上官鏹如引價額聽自買正餘鹽
共三百三十觔筴奇贏較淮稍撓而下塲多綑
遝所隱夾諸夙弊大都不殊淮獨其掣分虛實
單與割沒一節弊尤甚淮政挨單驗掣不分虛
實浙鹽俱商自買補率觀望市價買不足額半
告虛單壓掣以避貴糴即實單臨掣亦且多虛
往往借他單影抵匿兆引以漸壓致壅淮所割

淮浙之弊不同

没上價并贖鍰悉充公帑浙惟贖鍰聽支銷所上價不可問故淮商之逃割没弊在路監掣官以免浙則官利多割弊乃在下胥吏快甲之屬百計塗上耳目割没愈嚴夾帶愈夥即有南北二關主政盤驗相距運司遠近不齊奸商乃得賄移秤錘止秤一二以應故事浙弊不盡此此最著若山東則又稍稍異山東額掣鹽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六引每引例中過價一錢五分二厘比賣内商價增為一錢八分除正引應

關支鹽二百零五觔又納課三錢六分五厘二毫四絲得買補餘鹽如正鹽額又納課一錢復得買割沒鹽四十觔而此外更有七十觔曰酬勞鹽四十觔曰走滷鹽每包踰六百觔乃議罰其商弊初自運司給領場革底簿引目下場支買豪且猾者往往用賄洗改司所派定上中下場分擇善地自便越次先支致有坐困下等場分久不得鹽而國課因以難辦者比出場入鹽園堆垛有乘七八月水漲賄所官脚夫徑越關

山東之弊甚於淮浙

而漏掣者、比入船抵洛口關、包大者至十餘觔、小亦不下七八百觔、委掣官類徇私不一申究、又或虛將引名申製、而臨掣則無鹽、駕言陸續補數、而恣意爲綑載、其大包夾帶之弊、較更甚、于淮浙前赴告派州縣、或工壟斷、潛入他境、就貴價、入本境則又創爲挨賣、不即發、發必增價至倍、有司甚有聽其囑託、逼派里甲、利歸商、害乃在百姓、山東弊不止此、此最著、若長蘆應掣鹽引、歲一十八萬八百有奇、弊與山東等、在在

非諸司榷吏之溺職長姦則奸商朋得行其巧牟

諸弊大致亦相彷彿。而議者獨歸重淮浙。睹會計錄。有云閩廣兩省課額無多。井池二鹽。滂辦亦易。長蘆山東之產。價廉而課常充。所慮者獨兩淮兩浙耳。夫淮鹽居天下之半。浙次之。而徵納之難。兩地一律。蓋淮鹽困於守支。而浙鹽盛於私販。利多故弊多。相提而論。出於奸商之巧牟利者什七。出於諸司榷吏之溺職長奸者什三。要以未有極重之臣。晝一之政。總邊腹以制其命。肅振剔以伸其法故耳。夫　國家所賴以

助征繕給度支飭邊防而甦民困者莫大於鹺政歲所入可當租賦之半今法寖不行節度告匱且得漠然不爲之所乎據聞見而覈實參今昔以酌中深惟經久之宜備講補偏之術以爲有三策焉一曰罷納銀以重邊儲一曰減餘額以疏積引一曰重鹺官以修實政往者著收買餘鹽之令匪止總利權亦以通商恤竈今似難變葢以國初每竈戶歲給工本鈔貫已而變爲官給米麥收買其所剩鹽法皆中沮竈户愈

困私鹽愈多不得不以隨場收買之利委之商第令竈得自鬻餘鹽濟法之窮可也商所上餘課備之正餉奈何不令之邊而令就運司便乎聞之未開運使納銀事例以前諸商雖經營內地視邊塞若外府歲爲辦納糧草豆麥計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開荒蕪自築墩臺自立保伍田日就熟年穀屢豐甚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直銀二錢邊以大裕已變令而商業廢沃里爲墟虜益大入米石價五兩庚癸頻喋則

既中正額復許續餘鹽商何不樂趨

今日安邊足用之長策可槩見矣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二百引俱從各邊上納正鹽納糧仍舊額餘鹽照各運司每包所上納價減什之一以寬商抵道里費聽與竈户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户不驗官引輙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二百零五斤餘鹽俱仍照各運司所聽買補額有差革近年大包之弊有割沒即於正數內扣除勿令得補價帶賣

山此舒商商且心折何論樂遵

各邊分倉口中納訖仍分撥兩淮浙長蘆山東等處派場分支買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凡積年為商人害者把持中納者悉與革絕引到即與支鹽鹽掣即令盡賣凡積年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而又擇廉而有才者一人為總督屯鹽都御史以督餉勸農理鹽政駐邊腹適中地方以便控制在各鎮得鈐制部臣及鎮巡諸臣在內地得關會巡鹽御史權利病較與除如左右手運司提舉等官有禁法

上策

輒白簡從事其於邊屯亟爲清理拋荒查覈侵占督責墾種徵收子粒務俾塞下有可耕之地鹽商有可糴之粟行之數年邊商日集邊地自墾邊儲可足。邊備益修是爲復　祖制之上策其次則病在積引難消何以疏之使通蓋　國家一切軍需歲取給於餘鹽額課邇來帑竭困虛徵督益急所在業透支四五年皆商所預納也。不速挈此而一旦悉改邊引令新舊兼支且得無中撓乎。則有麗都御史之原議可覆行也

先是隆慶二年、淮鹽大壅、都御史龐尚鵬被特

命清理、鵬故公清、周咨決策、謂餘鹽壅正引

必壅、於是每引議減淮南餘鹽銀一錢八分、所

買鹽減七十觔、淮北亦如例遞減、淮南每单例

掣八萬五千引、歲八掣、淮北五萬五千引、歲四

掣、每掣各增引鹽二萬、積引頓消、所增消引附

上[illegible]淮[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減額、公私交便、顧內商聚而

謀曰、遏引疏則邊商觔重、恩且漸扼吾吭、不惜

傾貲排成議、鵬既去、仍行大鹽如故、令匪亟復

消積引

鵬議引必不可消至於淮南行鹽故地如南安贛州吉安三府歲額行鹽九萬九千餘引正嘉間兩廣兵急乏餉暫借三府改食廣鹽二十萬引每引一錢二分共計二萬四千兩以八分濟邊二分充餉內該四千八百兩充廣兵餉餘銀一萬九千二百兩解部濟邊致令兩淮鹽去課存餘銀借徵繇此迄今罷兵已久相應請還借地停止廣鹽以復淮鹽他如袁長寶永辰俱宜議復勿聽商便憚於遠鬻令得買塲鹽不上堆徑

製更增鹽觔以資盤剝費是亦助消積引之一便計也他處應疏通者亦應如淮例又次則病在實政久湮何以振之使修舉自 國初設轉運以來嘗差御史分[illegible]鹽課宣德中始令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已而任益專俾查盤清理糾治興革督察文武官吏所在設屯鹽道領專敕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憲御史要束法令具備顧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則在運司提舉等官乃其官非闒茸不職者不除拜近雖稍重其選而賢

者恒不屑。率苟且不任事。監司名爲督鹽。去御
史窵遠。禁網疎濶。鮮有實政。且行鹽地方遼邈。
非彌歲不能遍歷。鹽政弊竇煩夥。非久任不能
熟知。迺鹽院巡歷僅一期月。輒循例以大差行。
商之利病官之臧否未必深知。即知之又逆知
其不可久而一切以傳舍眡之。毋惑乎諸司之
振而易弛。弊孔之塞而易開也。合無比照印馬
屯田事例。凡知鹽院者題請明例責效三年報
政。用以風勵諸司。至運使則以良二千石充之。

而運同則簡任乎尚書郎之廉能者若夫運判
提舉等官非科目特達者不授果能治鹽有實
績兩臺特薦不次陞擢以明示　朝廷得人之
勸其或溺職輒凜凜三尺議其後凡場所等官
有令奸商多梱載者棍徒把持因緣爲奸者秤
掣驗割不公清者及不待鹽數完足而遽申掣
者竈丁輸鹽不及額及不照官引私賣者私囤
引目者引不截角銃心重復影射者運司率若
屬嚴糾舉有不恪者黜凡行鹽地方鹽商不如

數裝載。入境觀望漁獵治在商。商入境而私增市價。消引不如額。治在商。及牙儈有司不令商盡消額引。或受囑科派民間。治在有司。弓兵捕役盤詰。縱大盜不問。且與黨互爲奸。爲私鹽盜藪者。治在巡捕巡簡等官。屯鹽道率若屬嚴糾察。有不恪者黜。官務擇人人務任事法雖貴必使弊無小必剔。吏部以此課諸司。都察院以此課御史。責實考成。毋徒文具應故事。昔劉晏之掌財賦也、以爲辨集衆務、要在得人、匪逦斂精

幹廉勤不任用要劇之官精擇名流勾稽之屬必委士類令誠傚晏遺意責成主者何憂乎鹽法鹽法之不舉大都壞於納銀潰防於私鹽而後藩決裂而不可收拾耳或曰昔主輸邊議者不乏人率多中格且邊內商久相軋得無多不便乎是不然人情趨利若鶩利在邊走邊利在腹走腹銀盡輸邊則引額多引額多則報中便銀不輸運司則解部稱頭水腳省轉買引目費亦省內地富豪懼失賈業不憚重繭營世產

塞下。與邊人自頡頏。而邊人一領勘合赴場親支。亦兼收内地利。何相軋之與有。或又曰餘課議減什一以優商、歲所損何啻十萬、顧不虞歲供百萬之多。借解、行且不繼。而虞損徵額非策也、且可令劃没鹽、官變價以抵此額、應不至貽歲會累、況户曹所省轉解諸塞水脚。及道路供億費、復且不貲、或又曰、開邊引先疏積引、復罷都御史議是矣、第巨豪巧圖厥私、力能驅鬼、哆侈之吻、何所不變亂焉、曰此惟法輕而國是易

猾故耳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爲夾敗
高皇帝大震怒曰我纔行一法乃欲首壞之耶
遂寘極典令誠懸重令以威不率而謂敢中撓
者否矣
自邊商不實粟塞下而利獨歸內商水商㓗內
與水抑相爲姦擅利不貲而塞下益貧試觀今
淮南北　諸都宜揚浙廣凡瀹會鹽地靡不治
翔雲室廬買歌兒舞女池臺錦繡鼎食鍾鳴古
玩充塞且交通輕狹結納𨍭貴恣欲崇勢富甲

天下今且招流寇之虓虓皆葉尚書階之厲也

蓋啟吾邊之矣利而今日之所以行之者實不忘善故病而商亦困矣

賦役

民之生於今日、何甚艱哉、田有賦、身有役、而又有田之役、有身之賦。夫賦繇地出也、故先王有粟米之征、今也旣賦其米、而徭、而驛、而兵、又於是乎科之、非田之有役乎。夫役繇身出也、故先王有力役之征、今也旣編之徭、而料而餉、而兵、又於是乎取之。非身之有賦乎。科率紛然、民無暇日、征輸錯出、吏得爲奸、嗚呼、三代而上、賦役有制、而歛之也又輕。故民不愛其財。不私其力、

而天下成好義之風。秦漢而後賦役無準。而取之也又重。故民以身為累。以田為病。而天下無親上之俗。國家無事、尚有怨言、緩急將誰恃哉、富室之於莊户苟輸粟則已矣、僮僕已給薪水、而又使之入金以佐主人之費其不奔而去者吾不信也今之賦役何以異此、吾竊計之、蓋有簡易經常之法、變通損益之權。而其要不外於節浮去冗之道今者本折二課賦之正也。不混乎役者也。古者歲役三日。役之正也。不混乎賦

[illegible]也正者存涵者去法明而下易見民便而利難欺此所謂簡易經常之法也策之正也於賦之正而稍增其稻藁之輸以倣禹貢納總之意於役之正而更加以二日之直以準唐人十日之半增非多取變非駭聞以此充徭驛募民兵是所謂變通損益之權也策之奇也或不給則如何曰徭者官役也官簡則徭隨之借符僭輿者不得行於驛則驛清矣邑有戎衛者不置兵有兵者予閑田使耕且守則兵省矣是所謂節

浮去冗之道也策之本也周文襄撫江南征輸有度百費不擾民歲輸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而官亦無科率之煩石者正也五斗者增而非多取吾之所謂奇也今天下有添官而無省官有加馹而無損驛有益兵而無簡兵至於有司告匱則惟加賦增役焉而已矣不知其加其增當何時而極也

錢法

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籍、未有用銀廢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多鑄盛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遼、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于金、其平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卒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

鄉落私鑄施行

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　國用亦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爲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　國足用之一大政也、奈何廢而不擧、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天府之積、

此喻甚明切

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云是不過數十里富室之積足相擬矣試一舉兵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豪俊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爲驗甚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　聖主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

焉于　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明矣。吳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漢廷與之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權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

漢況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爲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得鮮此取效于旦夕計本利于出入蓋民間之筭非　天府之筭也夫天府之筭以山海之産爲材以億兆之力爲工以修潔英達之士爲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愚所謂本蓋無形之權是巳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錢四分誠非不

酬五矣自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于諸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甎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見貯之錢或于京城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户則平給以脚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

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也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即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練耶令京城之內鍛金刺繡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情之沸騰也歷代無不用錢至稱為錢神我 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

嘉靖以前猶盛行之葢五六百而値一兩獨至于今屢言而屢廢甫行而輒輟焉何哉竊詳之錢比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姦豪爾一曰盜不便一曰官爲姦弊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與也竊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厰衛不先之于買菜之傭則責之以荷擔之役愚而相煽旣閉匿觀望之不免而姦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旁簧鼓之以濟其不便之

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開闔下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易動哉聞施恩澤肯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 朝廷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 朝廷始又因而 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應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

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斂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減于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啓盜權之釁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illegible]行倣

掌各省斂散各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騃于俗仍以唐宋以來舊錢兼之或　上有施于下或下有納于　上著之以必行之令遲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使昔我　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令各處稅糧課程贓罰俱准折收鈔則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謂泉

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

節省

唐陸贄有言、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推贄所言則在昔

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盈者、能節故也、今日守成、事固不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餽送之厚。其所費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得之、

此須主銓者嚴核官方總憲者力持風紀行之五七之久庶可祗波流之末乎

民若之何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屢言而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若　朝廷以　祖宗之付託爲重。以邊務之困急爲憂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散。念此小民。盡財而取之則逃民逃軍散。常切於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爲樽節。并　勑户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　國初舊額加添若干。凡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諭左右勳戚之家。俾守禮法。各崇節儉。各爲國

惜財各爲已惜福。至於官員饋送之厚。訪實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剛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內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

崇儉

祖宗立法凡民間房屋衣服器皿之類定有制度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違者治罪甚至處死籍没立法甚嚴彼時百姓初脫離亂之苦凡百用度取給而止奢侈甚少今承平既久風俗日侈起自近貴之臣延及富豪之民煽於華侈之子一切皆以奢靡相尚上下之分蕩然不知風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婚姻喪葬燕會賻贈之禮竭力營辦甚至稱貸費產官府習於見聞通

無禁約殊不知風俗奢侈不止耗民之財且可
亂民之志蓋風俗既以奢侈相誇則官吏俸祿
之所入小民農商之所獲各亦不多豈能足用
故官吏則務爲貪饕小民則務爲欺奪繇是推
之則奢侈一事實生衆弊蓋耗民財亂民俗之
根本也宜查照　祖宗舊制嚴行申明定爲制
度通行禁止違者各治以罪違法之物追沒入
官其該管官員不管理者即以不職罷黜　京
師四方之極君身萬化之原故化行自上法行

自近　主上敦行節儉爲天下先嚴戒內外官員節用惜福不許過爲奢僭以壞風俗違者一體罰治如此則民財不耗民志不惑而　國家以禮教民之治庶可成矣

革冗役

國家設立內外監局匠作之所皆以供膳服而備器用是故不可缺者然必人通其藝事稱其食乃可收用邇年工匠技藝舊續新增不知幾倍於昔又其間私補替點占役影射頭緒繁雜奸弊叢集冒費 國計不可枚舉先年屢曾建議率欲清查議督官司各惟便已從中阻格有如 朝廷洞燭弊源赫然釐革 勑下該部偕司禮監會同各該衙門掌印官協心經畫從公

議處弔取户部食糧文册光祿寺見支直米手本各衛軍匠宛大二衛民匠册籍赴各監局逐一查對詳細點審覆見某監局原額某匠若干陸續增添若干其間有名無人老弱殘疾私補替點影射占役徑與開除其應留人數再驗精曉何藝内有不堪用者即行減退果係堪用應留人役分別衙門藝業明白取具各該掌印正官執結備造年貌籍貫文册分送本部并司禮監及光祿寺巡視科道等官循環備照如有逃

亡事故不許徑自私補若果缺人公同弄議

不惟工役有人而歲省錢糧亦非止千萬也

近爲邊疆添設許多文武而求見有尺寸之效多二官增一權不知官以無事不爲官何

併差遣

奉
天子命以有事地方凡以按歷觀風拯民疾苦職任不同要在爲民則一事有定員不可更置也邇來繁節侈于儀文生民疲于奔命奉使轍迹聯絡道途迎送之擾供應之繁當事者雖日勤裁省而
制使大吏總一舉動體統自別勢固有不得不然者比年歲不告登民力稱竭若不及時通變非所以廣德意而適時宜也而直隸及各省兵備屯田水利繁差可議併者

一體裁酌至于先經有事地方添設兵備事寧之日。相沿不巳。尤屬贅員。至于各府通判多至二員三員者。通行酌議。可革者革。可省者省。不惟供費之節縮。足以紓民之力。而繁文旣除。亦可免多事之棼錯矣。至于禁止迎送之條。尤宜一併申飭。庶官省而民力可甦。事省而官屬無擾矣。

酌開納

方今財用匱乏是歲計不足之數毫釐不可缺者及今若不措處而倉卒爲計惟有加賦一節爲足以救目前之急竊恐邦本所在關係匪輕年來兵餉之加倍于常賦而水災旱魃無處無之小民亦嗷嗷待賑于上矣若剜肉充腸氣息雖存而命隨之其何能及也哉近因 解藏空虛專責括索毫髮靡遺而州郡所積盡行激解無復有存夫名器不可以假人而鬻爵非其

世事少知治體者孰不知之然天下事孰一者
難以達化通變者所以趨時方今民生困竭與
其括索待盡之民以傷　國脈孰若取有餘之
民以紓　國計者之為得也我　國家任官之
法極為詳悉始為官不輕授而考選之必慎既
為任吏少有不職監司者隨以法繩之未嘗假
借以恣縱其不肖而黜逐譴責未始姑待于三
年之後也夫親民之官不得而輕授矣閒曹散
局似亦可行也品秩之崇不得而濫加矣空名

虛銜似亦可與也。其無于礙選法者疊行開納
要亦蔣詘而通之以權取之于民而無損于民
者也、

師律卷之四 終